# 郸城赋

孙德振

天地苍苍，万物其昌。黄淮平原，有城溢芳：通三衢省道兮，车流路引；居三省之际兮，阙迎暾光。北依茨河，孕育千秋基业；南望颍水，繁衍百代文明。西临宛丘，血注伏羲遗脉；东缘亳县，灵得三国弢光。斯何地？今豫东重镇郸城也。

溯其源，宁平县昭汉瓦遗韵，李小楼出汉墓陶壶；寻根脉，大汶口乃人文鼻祖，龙山人爬黎庶足迹。垣开埠于隋，拓荒建县。唐废郸县，北归鹿邑，南归宛丘。明、清两代，部属归德，少属陈州；存籍乎民国，一九一四年，鹿邑设县佐，建国之初期，省设办事处，一九五二年，批准置县制，以正域境。莽莽然方圆千里，泱泱乎两千有年。名郸城、一曰丹成、亦呼仙城。

丹成之胜概，尤在人文。悠悠古迹，风和景明，以蕴涵之厚重，铸仙城之神魂。老子丹就，竹聿三千道德经，肇始城邑；王子仙列，遗留一段传神话，镌刻高亭。汲黯治陈，铭百代磊落廉吏，城西荒墓；公主封地，拢千秋煌煌汉风，宁平皇陵。陶罐陶杯，记昊昊汶口文化，段寨遗址；画砖铜镜，探西汉古老纹饰，李楼墓茔。古树森森，炳巍巍人祖业绩，老牙祖庙；红军碑前，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华英灵。又铭碑下，列八千莘莘学子，黉苑绿葩；民俗园里，听乡亲酸辛故事，风雨秋声。洺河两岸，踏青阶花红柳瘦，诗情画意；永和堂馆，陈天子庶民床榻，悠悠大观。

仙城之圣地，光耀祖邦。吸吮大河沙颍之水，融合陈楚曹魏之声，衽接伏羲老冉之灵，德星荟萃，文韬武功。鸾凰翱翔，历史名将引吭绩耀：明末王苍坪，可谓廉吏第一人，西汉汲黯，武帝称其“社稷之臣”。朱炎昭诗、书、画三绝，“解语花前吟饿客，如茵草上卧殍民”。刘澄之书法铁画银钩，“古追蝌蚪字，奇拟鸟鱼书”。彭雪枫白马整训，“四万强敌如白蚁，三千沙场写勋功”；李宗田血洒疆土，“为国牺牲精神不死，舍生取义浩气长存”。烈烈英雄长吟家国痛，浩浩正气热颂爱国忱。春秋更替，现代俊彦旋踵继武：贺恒德巨资筹建民俗园，稻香石翠池荷绿；闫振宇投身古床博物馆，富贵浮生枕梦长。“黄河人”馈赠宋楚瑜，泥土传神张振福；“小楷”字练就“大书法”，魏碑流韵赵钦堂。王雪涛捐献造血干细胞，拯救生命，情暖人间，大爱无疆。集一时之毓秀，聚天地之栋梁。浩然正气换来弥天彩锦，绿野碧水归属黎民故乡。

郸城之繁荣，犹在当今。现代城市，工业昌隆，科技强盛，商贸勃蓬。得改革开放先机，城市经济早萌。西部崛起，敢担率先突破之重任；东区战略，乃开经济腾飞之布局。东部工业区，特色各呈：三纵七横道路，八方物流任吞吐；十厂九业献宝，百家产品振雄风。财鑫集团，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金丹乳酸，生产规模亚洲居第一。西部新城区，秀色俱现：黛绿深秋，靡漫郁然；青翠春来，隐生勃发。柳眠三星烟霞地，居民和谐相处；桃开福井翠薇园，楼池浑然一体。世纪大道华彩纷呈；教育园区书声如潮。建材市场物流滚滚；中州国际商贾门盈。世纪广场，风光漫漫；人民公园，山水烺烺。调水渠畔，靓男玉女叠肩牵手话新月；霞夕花晨，拳翁扇妪摇步含笑舞翩跹。花园小区，楼宇耸峙车若水；时尚商城，际会九州客流云。豫东平原遍彩锦，古镇仙城满春风。郸鹿快道，南擎北引；淮许金衢，东接西迎。戏曲坠剧，五世请缨，“中国戏剧之乡”名副其实；书家辈出，墨宝璀璨，“中国书法之乡”当之无愧。荷香瓜甜，豫东粮仓，三农解困，民康物阜；诗词书画，文学艺术，八仙过海，好戏连台。二十里长街，托起中原城镇娆娆之凤冠；三十里洺水孕育琼楼美厦昂昂之雄姿。看不够仙城风土，堆金流玉，倾揽豫东之雄奇；望不尽古邑秀色，叠青滴翠，艳展中原之娇媚。

噫嘻，此态此景唯有郸城，吟翠微桑梓，撷韵挹秀，而心旷神怡。

歌云：豫东有城兮厚德载物，绚丽华章兮福地圣土。百业昌隆兮开拓奋进，小康社会兮和谐斯民。

# 陪着母亲走娘家

流源

母亲今年 82 岁了。五年前摔倒落下了不能站立不能行走的疾患。多年的卧床，她的脑细胞功能急剧退化，两年时间发展到大小便不能自理、自己的儿女不认识的程度。儿女们大了，参加了工作，老人家衣食无忧可以安享晚年了，却被上苍掠去了行走的自由。即便这样，我们每次回到家叫声“娘”，她还能颤颤巍巍地应一声，很是满足。

是怕麻烦或许是怕耽误儿女们做事，几年了母亲从未提出过出门，碰到适中的天气，用轮椅推她出去到沙河堤上转转，从老人表情上看到的是幸福和满足。姊妹几个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尽可能多地陪她出去转。

春节我们姊妹几个商量，陪母亲到她的娘家去拜年，毕竟见娘家人次数有限。母亲不能站不能走，我们把她背到车上，寒冷的天气带上被褥、开着暖气上路。

要回娘家了，一路上，老人家喜形于色，那种高兴难以言表。母亲的思维也突然清晰了，不住地说，快点走吧。

看着兴奋而又羸弱的母亲，我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内疚和怜悯，不由地忆起了当年的母亲。

母亲是农民群体中一个十分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养育我们四男二女，把我们四弟兄培养成了四个大学生，重男轻女的观念使得她没让姐妹二人读书。八十年代一家四年内接连考出四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事，母亲持家功不可没。乡里连续数年都派人送奖品到家里，一个洋瓷盆或一个洋瓷茶缸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和睦家庭”、“模范家庭”或“五好家庭”之类的以示褒奖，全乡上万户没有几个家庭获得这种褒奖。

母亲是一个历经苦难的人，一个有顽强生命力的人。听老辈们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闹灾荒，饿死不少人。那一年，我有姊妹四个，我和四弟才几岁。公社为了节约，只许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大伙，村民家不许燃灶生火。饭是可以照人影的面汤和树皮菜叶包的窝窝头。营养严重缺乏母亲奶水不足，小孩子又吃不进窝窝头，只能靠喝面汤养命。那“照人影”的面汤很珍贵，劳累一天的父母舍不得喝，眼看着大哥大姐他们喝，但要他俩把面汤里面没搅匀的面疙瘩留下，让给我和四弟吃。因为顺口吃掉了面疙瘩，大哥大姐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打。父亲母亲只能靠野菜树叶充饥，这样的日子父亲母亲硬是把我们完整的带到了今天这繁华世界。

母亲是一个吃苦耐劳要强的人，有超出常人的耐受力。那时生产队大集体干农活是记工分，年底累积工分数多分得的红利多，分到的口粮也多。男劳力出整工每天记十分，女劳力出整工每天记七分。母亲不认可，出整工和男劳力干同等的活儿也要记十分。割麦时男劳力一趟割七耧宽，她也割七耧宽，累得直不起腰、抬不起头也硬顶着干下来；下地挖红薯，男劳力一趟四行她也是四行；拉人力车往地里送农家肥，男劳力一上午拉五车，她也拉五车。下工回家给一家老小洗衣做饭的同时还不忘询问我们姊妹几个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家里事儿还没忙完又该上工了。

我还沉浸在对母亲往事的回忆中，五十公里的路程很快到了。

天气冷，在周口住母亲不常出门，到家也没敢让她下车。母亲不住地唠叨，到家了咋不让我下车哩，坐车上又不是个家。两个舅舅和他们的儿女们都围着车给老人家问好，看到这样的老人还能过来走走娘家，见见娘家人，无不激动得泪水涟涟。

临走时，两个舅舅抹着泪和母亲道别，母亲也念叨，回家了，别让我走了，到哪儿也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只有这一个地儿。

面朝黄土背朝天，千辛万苦，母亲洒下了数以斗量的心血和汗水，用自己今生的努力，给予、呵护着儿女们的生命，播撒了儿女们的青春和未来。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不求为官，不想聚财，只想儿女们一生平安，只想有一个平安稳定和谐的家。

人一生都有油尽烛灭时，壮年尽孝莫计划，就在即日即时。

# 踏青

陈雪玲

穿上最舒服的鞋子
拿着心爱的风筝
一棵小草的身影
足以点亮眼睛
问一朵花
怎样留住风
风的飘带勾起了柳丝
风的脚步
唤醒万物的梦
问燕子雨的讯息
雨在云的怀抱里
放慢了脚步
走进一片小林
收集一份宁静
蒲公英
舒展开白色的花伞
正待乘风远行
前方的小村庄
传来鸡鸣声
恰似对这明媚春日的歌颂
看
风筝飞在空中
归路不觉沉重
云淡风轻
化为一种心境
融入未来的时光中

# 心寄边防

孔令珣

瓦上披了一层白纱，
黄叶自窗口纷纷落下。
秋阳远去了天边，
严冬驾着朔风来了。
千家万户忙着防寒取暖，
可知边防战士生活的啥样？
云横大漠风如虎，
雪拥昆仑走冰崖。
梦里依稀城乡貌，
海疆万里何处家。
快给他们发个信去，
天冷了！送上一腔暖心话。

# 埙曲

傅世桢

对于埙我有一种莫名的喜爱，它的音色空旷、哀怨、沉稳，是《追梦》里的心旷神怡，是《妆台秋思》里的悲沉哀怨，是《阳关三叠》的如泣如诉。年过而立的我，经历着生活的百般磨炼，在埙声里感受着那份忧郁、凄婉，自然而然地有了心灵上的律动。

埙，源于数千年前远古先民的智慧创造，一团胶泥，摔摔打打，揉揉捏捏，艺人们在一个椭圆形的泥团上，看似随意地捅上几个孔，捧在掌中，手指按住七个孔，松松合合，就听到低沉哀怨的乐声。听一曲埙声，如饮尽一杯人生的苍凉。爱埙的人多是年近不惑的人，他们承受着生活的重担，品悟着人生的起落浮沉。幽兰馨香独自赏，寒梅芬芳少人赞。埙音色孤冷清寂，就远离了市井的热闹喧嚣，承受着冷清与落寞。

埙，古朴稚拙的外形、厚重沉稳的音调、端庄大方的风范。以人而喻，埙是老实厚道的农人、从容豁达的智者、大智若愚的达者。和埙比起来，横笛过于纤巧，二胡显得花哨，盘鼓太过吵闹。手捧一埙，气沉丹田，气息缓缓流出，奏出一曲源于乡间泥土的天籁之音。陈州的泥塑艺人钟情于埙，终究性情使然。

埙的爱好者局限在少数的人群中，注定了埙不能像其它艺术品热销，制作埙的艺人只能凭对艺术的执着，来坚守一个个冷寂的春夏秋冬。

年近七十的民间艺术家丁克领，是陈州远近闻名的制埙高人。他四十年来研究埙的制作，如痴如醉，自得其乐。在老人的制埙作坊里，我看到了他捏制各式各样的埙：原始的椭圆形埙，古色古香；宝瓶形的埙，别具一格；大拇指般的埙，生动灵活。最让人称赞的是老人制作的十二生肖系列埙，长一尺，高半尺，形神毕备，惟妙惟肖，有演奏功用，具欣赏价值。

坐在农家院落的小方凳上，喝一碗原汁原味的家乡水，听老人吹奏一段埙曲，品味那久违的乡情乡音。低低的埙声从泥孔中飘来，若深山幽谷，溪流潺潺，涤荡着心田的尘垢；如夕阳斜照，林海听涛，安定紊乱的愁绪；似闲处静亭，云端鹤唳，排解心灵的迷惘。丁克领老人的埙声如同天籁，让忙碌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找寻栖息灵魂的所在。

丁克领老人质朴本真，一生躬耕黄土，传承绝世技艺，供养儿孙成才。他身上散溢着泥土的芬芳，制作着让人爱不释手的埙，吹奏着让人静心凝神的乐曲，他的人生不亦是一首荡气回肠、快慰平生的埙曲。

# 我的爷爷

左敬成

我的爷爷左国廷，出生于贫寒的农人之家，终其一生历尽生活之艰辛，战乱之颠沛，饥荒之乞讨。

我的父亲所以能成为副教授，简直是一个奇迹，逃荒要饭的人家，能供养一个人上学，还上了大学，这在旧社会，谁都不会相信，一般人也办不到，以致于当年我的岳母曾深深地怀疑我家是地主。我爷爷之所以呕心沥血、竭尽一切供我爸爸读书，源于当年在国军中当兵驻防甘肃天水时，一个很小的顽童叫出了他的名字（因为胸牌上有自己的信息符号）使他大为震惊，思忖我都不认识自己的名字，一个顽童竟能认识，一定得让自己的一个孩子读书识字，于是就有了爷爷吃糠咽菜，东借西讨，求亲告友，历尽千难供我爸读书，从此改变了我家的农耕面貌。

我的履历并不太理想，真后悔没有听从爷爷的教诲。文革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中小学阶段，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四年多的农民生活枯燥乏味，余暇之时与伙伴们多用打扑克、闲聊天消遣时光。每逢老人家看到，总是说，你就不会多看点书，光打扑克有啥用。在那个知识无用的年代，不识字的老人家能有这样的见识，是多么难能可贵。可我总当耳旁风，真是悔，悔不听老人家之言，等到恢复高考才知道我几乎是一个白丁。虽然拼命复习，还是因几分之差没能进入专科，只上了个中专。但我心有不甘，读电大，上函授，用了整整八年时间才拿到一个本科文凭，就差这几分，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的爷爷，历经磨难，却从容乐观，虽饱尝委屈，却从不被困难所压倒。抗战期间，鹿邑县城沦陷，爷爷在八支队（国军地方部队）沿蔡河一线与日本人对峙，由于武器差太多，只能晚上偷袭，总能有所斩获。每每忆及，老人家神采焕发，眼里充满自豪。

丝丝细雨，绵绵柳絮，总会将我的思念穿越时空梦回童年，绕在爷爷的膝下，玩耍承欢，讨老人家开颜。愿爷爷：平生豪气多，疆场抗日，冷对敌寇剑出鞘，功被社稷。一世饱暖少，持家艰辛，笑傲磨难仍从容，德泽子孙。

# 读丁勇

翟国胜

这个蓝色塑料笔记本是你在农场时的日记。

我打开日记，扉页上是几行红字：赠给先进知识青年丁勇。落款是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时间是 1973 年 12 月。在日记的第一页，你用苍劲的字体题了这么一句话：宁为真理而死，不为名利而生。日记的首篇是 1974 年 2 月 4 日，尾篇是 1976 年 12 月 20 日。

我一次次地翻阅着这本尘封已久的日记，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井卫星、荣文、王纲，日记中提到的一个个熟悉的人物微笑着向我走来；打井、拉粪、卸苹果，我又恍若置身于那一个个熟悉的劳动场景。常常是读着读着，眼睛就不知不觉湿润了。不得不暂时中断，待心情平静后再继续阅读。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1972 年的春天，你初中毕业后来到黄泛区农场八分场当知青，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了五年多的时间。你是干部子弟，父亲丁辛当时是周口军分区政委、周口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但你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优越感，面对农场的艰苦劳动，你咬紧牙关，努力坚持。“上午参加打井队，到上湾拉水泥，共需九千斤。上午拉了一半，是袋装的，约重 80 公斤，自己开头有点害怕，因没扛过这么重，担心闪着腰。但一实践，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重心摆正，脚步迈稳，还是可以扛的。下午拉另一半时，是麻袋装的，约重 100 公斤，也同样是纸老虎，照样把它扛进了仓库。艰苦的劳动就是能磨炼人，汗水能冲刷掉自己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应该在更艰苦的劳动生活中磨炼自己，工作中要拣重担子挑。只要敢于斗争，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日复一日，和职工群众朝夕相处，你的心和职工想在了一起，“今天又下雪了，这减轻了当前一部分旱情。如能再下两场，今年还是丰收”。

平时，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自觉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上午补了一会袜子，这是我党我军的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和好传统，必须继承下去。针针线线，缝缝补补，看起来不怎么样，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千万不能丢，也不能忘”。你注意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断提高自己，“从春节探亲假回来后，炉子灭了好几次。这主要是自己过去缺乏劳动锻炼，不懂得这方面的知识，和煤时，土多煤少，不易燃烧。今后一定要多加注意”。你不是哲学家，但你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善于思考，在日记中不乏真诚地提出：“对我们青年人来说，我认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中的‘自由’二字，还是应改为‘理想’。革命理想高于一切。”

当时有少数知青自由散漫，在社会上打架、来往拦车，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你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莽撞行事，不能盛气凌人。脱离群众是危险的，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共产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忘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对当时报刊上的谎言，你从心里反感。1975 年 8 月 15 日，你在日记中写到：“也许是闰八月吧，一连串的自然灾害接踵而来，以唐山丰南地震损害为最大。可能是害羞，报纸上称是 7.5 级地震。可毫无根据不负责任的谎言怎能掩盖住铁的事实呢？也许死人已经把秘密带进了坟墓，可是抗八级地震的京西宾馆裂缝的事实却是对谎言的最绝妙的讽刺，而旧唐山市的毁灭则是对谎言的最无情的嘲笑。唐山市一定会重建起来，这是不容怀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斗争经验是在实践中增长起来的。但不管什么原因，说谎总是可耻的。”

当然，对当时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你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是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在日记中也多次表示：“一定要积极参加运动，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一个红色接班人。”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时代，你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青年一代的虔诚、狂热，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从不违心地说假话。想上大学没有推荐上、招工因眼睛近视被刷下来、向组织反映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等，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也苦恼，也有牢骚，也曾“罢过工”，这些在日记中也如实地记载下来。唯有如此，才更真实。这符合你当时的年龄特点，也符合青年人成长的规律。从你的日记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看到了广大知青前进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

丁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较之后来的青年，我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你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你在农场当知青时的工作生活情况，既是你个人的心灵史，也是当时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个价值，恐怕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吧。

丁勇，捧读你四十年前的日记，泪眼盈盈，思绪万千。此时此刻，我实在找不出更准确的词句来形容我的读后感受，只能用“青春无悔”这有些俗气但确实又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感受来表达对你的敬意——你同意吗？

# 那年桃花开

尚纯江

每到桃花盛开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家乡的那条小河，想起那片桃园，想起那片灿如红云的桃花。此时，一种伤感、惆怅的情绪便会弥漫心间。

我家住在一条叫做太平沟小河的东岸。那条小河从遥远的西北一路向东逶迤而来，在我村的西北转向正南，又在村西南弯了一道弯向东流去。我们村就在小河的臂弯里。那时候，河堤上种了大片大片的桃树。每到桃花盛开的季节，桃花盛开，柳枝吐绿，麦苗返青。盛开的桃花如灿烂的云彩，绿油油的麦苗像一片绿色的海洋，随风摇曳的柳枝婆娑起舞。这让人想起贾至《春思》里的“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桃花开时，我会在星期天来到这里，边采野菜边看粉红的桃花随风起舞，边看绿油油的麦苗波浪般起伏，边看嗡嗡的蜜蜂在花丛间忙碌的身影。那时，我认为这是最为惬意的事儿。

高中毕业前的一个春天，我从学校回家带干粮，远远望见河堤上红云飘飘，一股花香扑鼻而来，便知道桃花开了。我回家提一只篮子，拿一把铲子，到河堤上剜野菜，顺便欣赏一下桃花。

河堤上，桃花正怒然开放，嫩绿的叶芽油绿发亮，微醺的春风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嗡嗡叫的蜜蜂在花间匆忙地飞来飞去。桃树下，泛绿的麦苗已经长到一揸多高，一望无际。麦垄间的荠菜麦条棵长得嫩绿。我最喜欢吃娘蒸的野菜，而这个时候的野菜正嫩正好吃。不一会儿，我就剜了一篮子野菜。

剜好了野菜，我坐在河堤上欣赏桃花。早春三月，春意盎然。在微醺的春风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串串一簇簇粉红的桃花，一树繁花灿若红霞。含苞待放的精致，怒然绽放的桃花开得烂漫、开得率真、优雅、妩媚、娇艳，真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蜜蜂在花间翩翩起舞，开满桃花的枝条在微风里摇曳多姿，风情万种。宋人韩元吉诗云：“东风着意，先上小桃枝”。让人感觉此时的桃花像一个婉约的女子，风姿绰约地向人们娉婷而来。风一吹，落花如雨，飘飘洒洒，一地缤纷。此时，一阵阵淡淡的花香弥漫开来。深吸一口气，便有新鲜的花香沁入肺腑，让人舒适惬意。难怪明朝唐伯虎说：“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这时，一个婉约娉婷的年轻女子吟着一首诗从小河的彼岸跨过小桥来到桃园。举目看时，那女子年约十六七岁，柳眉杏目，白中透红的脸蛋艳如桃花。她穿着一件女军绿上衣，一条蓝卡机裤子，黑色松紧口布鞋，干脆利落。

她在一棵桃树下铺好一张报纸，坐下读书。我隐约看见那是一本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见我注视着她，她莞尔一笑，然后埋下头读书，神情安然专注。夕阳下，粼粼的河水泛着霞光，桃花在夕阳里更加绚烂，她在桃花夕阳的映衬下更加娇艳无比。她那一笑，使我心旌摇动。我想问问她是谁，在哪所学校，有没有男朋友，可她高雅的气质，让我自惭形秽。我张了张嘴，却没敢问。

夕阳徐徐落下。她拍了拍身上的土，转过头对我嫣然一笑，然后踱着轻快的脚步迈过小桥回去了。桥的那端，是邻县的一个村庄。

回到家里，当我红着脸向母亲提起那个年轻女子时，母亲笑了个前仰后合：我的儿，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那是邻县一个公社书记的女儿！吃商品粮，成绩也特别的好。除非你在高考时考得特别好。

原来我学习成绩不太好。但这天回到学校后，就开始努力学习，成绩一下子突飞猛进，当年考入了省城一所大学。

当我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向母亲再次提起那个女子时，母亲说，那闺女啊，随他爸爸去省城了。至于她去了哪里，考上哪所学校了，母亲摇了摇头。

第二年，桃花再次盛开时，那个桃园消失了。因为那年生产队已经解体，实行分田到户，那片桃园改成庄稼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河堤。崔护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他那时还能看见盛开的桃花，而我，人面桃花都看不到了。

岁月静好　李寒 摄